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我喜欢这几个字：“白云留住”。是在仙岩山脚的古刹圣寿禅寺，刚进山门，一抬头，见照壁上有这么四个字。沉吟良久。

圣寿禅寺，原称仙岩寺，创建于唐贞观年间，算起来距今大约一千四百年了。因为赶着傍晚要上山去看梅雨潭，便没有进寺殿细观，只是在大雄宝殿外面走了走。

## 白云留住

周华诚

这座仙岩寺，就在瓯海区仙岩镇内，是大罗山的西麓。大罗山一带算是人文印记非常集中的地方，背后有说不完的历史。我们从温州南站出发，管朝涛、周吉敏二位到车站接上我们，在前往仙岩风景区的一路上，他们都在讲大罗山这一带的文化。许多的名字我没有记住，只记得一句话：“翻过大罗山就是大海。”

仙岩居于瓯海、瑞安之间，距温州市区十九公里，距瑞安市区十七公里，都不算远。有一段时间，仙岩是属于瑞安的，后来地域调整，归到瓯海了。一百年前，朱自清先生来梅雨潭，就是从温州市区出南门，坐着船从温瑞塘河过来的。温瑞塘河，我也坐船走过，春天三洋湿地里飘来的瓯柑花，水面上丛丛的鸂尾花，两岸盛开的桃花，让人应接不暇；深秋时节坐着手划船上岛采瓯柑，我也是去过的；所以有个很深的印象，觉得温瑞塘河是温州人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交通要道——我是想着，若是一百年前，跟着朱自清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仙岩，在码头上岸了，进到仙岩寺，不是一抬头，也能看见这几个字：“白云留住”。



自古以来万事东流水，白云其实是不易留住的。朱自清先生二十多岁，为了生计，颠沛流离——1920年9月至1925年7月，朱自清从北京大学毕业到去清华大学教书之间的一段时间，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（杭州）、省立第六师范（台州）、省立第十中学（温州）、省立第四中学（宁波）、春晖中学（上虞）做过老师，加上在上海和扬州两地的学校，短短五年内，朱自清待了七个地方。

初入职场的朱自清被学生称作“小先生”，因为和学生年纪差不多，走上讲台拘谨又青涩，课上得结结巴巴，十分局促。同样的，他的生活也过得甚是拮据，几乎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。

同行的周吉敏，写过一篇长篇散文《梅雨潭 女儿绿》。她查阅了朱自清的日记，梳理了一个多月里朱自清四处借钱的过程，其心中惭愧、羞愧，又因窘迫，几乎可以说是山穷水尽，而不得不到处筹措。日子过得如此艰辛，让我在隔着一百年的时间再看他，也觉得辛酸不已。吉敏在文章里说：“这位母亲的儿子、妻子的丈夫、3个孩子的父亲、老师、作家，除了读书、写信、写作、教育孩子、教学之外，还要想尽办法为这个家借钱，可以说借了东家补西家。”她是以一个女人的细腻，写下这篇饱含体贴和关怀的文章的。

世事是流动的。即便生活是这样地窘迫，朱自清先生还是有机会走进山水之间，让山水自然慰藉自己的心怀。后来他在给马公愚的信中说：“温州之山清水秀，人物隽永，均为弟所心慕。”在《温州的踪迹》这组散文里，他写了“太薄”又“太细”的《白水漈》，写下梅雨潭的《绿》。1924年10月，朱自清举家离开温州，便没有再回来过。但温州的山水，一直在他的心中。

在梅雨潭边，我们坐着，管朝涛说，当年朱自清就在那里坐了半天。于是我们也坐了好一会儿。碧绿的梅雨潭里，映着天上的白云。白云流淌，怎么留得住？如同这梅雨潭的瀑布，如同这人世间的爱，一切都是流动的，流动才是常态；而能留住的，其实是对于我们生命之中那美好瞬间的眷恋。譬如，生活是艰辛的，而梅雨潭边的物我两忘，则是珍贵和永恒的。韦应物说，“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”。人生本就是如此动荡，而我们都想在心中守住一个空明的境界。梅雨潭流水不息，水早已不是那水，山也不是那座山，而《绿》依旧是那片绿。

一切都留不住呀！可是，可是——白云依然任它来去。此情此意，也任它来去。



## 七夕会

晨起习字，习毕，厚厚一沓宣纸，叠进书架。余光瞥见一深褐檀木匣，寂然蒙尘于故纸堆中。撤去浮尘，开匣，见半截青玉镯卧于匣底，是旧年摘花坠地所折，断口嶙峋，冷冷幽光如冰河解冻，似有佳人泪凝其中。彼时拾起两弯残月，竟不知该葬花还是葬玉。

忆旧岁，镯如满月笼腕间；看今日，冷霜沁骨伤神。取断玉，置西窗，朝夕相对，日思夜梦，周于这两片冷月不得出。《周礼》曰：“以玉作六器，以礼天地四方，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……以玄璜礼北方。”岂知天地方圆本无定式？是日，持断玉映光细审，观断裂处，似有所悟。

复持断镯，寻巧匠，欲化镯为璜，皆笑异想天开，婉拒之。

又观《周礼》，惊悟：璜者，礼天地之器也，半璧为璜，自可通天接地，若取残缺之妙，断镯亦能雕作穹庐！

置残镯于窗前案几，胸有成竹，对月摹画，线稿一气呵成。

是夜，蔷薇半开，暗香浮动，残月悬西窗。案角，鎏金香炉，檀烟轻吐，手执银刀刻线稿。麝皮裹残镯，银刀声脆，未几，雪刃崩裂如星坠。刀锋滑涩三昼夜，食不香、寐不眠，思量破解之法。那日向晚，落雨随风，舞于窗棂，水渍如远山之影，颇有良渚玉工“随形就势”之法。顿悟，遂架一滴



## 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椅子告诫：切忌久坐。

## 网棋纪事

吴清缘

好一阵子没在网上下棋了。

上次下网棋还要追溯到春节那会儿，和几位棋友下联棋，下两盘，输两盘。之后再有棋友相邀，深恐拖累队友，遂避战。这一避就避到现在——屡次不应战，也就没人再邀我。想当年学棋那会儿，下网棋可谓家常便饭，如今，居然有恍若隔世之感。

我第一次下网棋是在我六七岁时，正是世纪之交，电脑还是稀罕物件儿。临近春节，父亲带我去他一位同事的办公室，体验了一把。当时他赢了两局，得意洋洋；而我连输三局，气得跳脚。相比较当下网棋，网棋快捷方便得多。到我小学五年级时，家里买了电脑，买电脑的主要目的就是能让我在网上下棋。

学棋那会儿，网棋于我更像是一份不得不做的功课，而非如今这般属于消遣。我小时候难以专注，面对面下棋往往不够认真，到了网棋对局，更是彻底“放飞自我”，胜率自然不高。然而，我仍旧十分在乎输赢。如今，下棋已成为纯粹的娱乐，我对胜负的执念却依然如故。所有竞技游戏的魅力，大概都源于那份求胜的渴望，若失了这份渴望，乐趣便消失大半。

虽然我的网棋成绩一般，但也有足以吹一辈子的时刻。那是2003年还是2004年，我常年征战的

围棋平台“清风”行将关停，用户纷纷迁移至“弈城”围棋平台，但那会儿我仍在清风下棋。我当时用的是小号，段级位仅为18K——在网络围棋中，18K是最低级别，往上便是17K、16K……直到1K，随后便是1D、2D……直到9D封顶。高手有时为了虐菜，会故意把新号的段级位设置得极低；又由于18K是理论上的最低级别，因此这种“扮猪吃虎”的现象在18K这一级别最常见。那天，我突发奇想，用这个18K账号向一位9D用户发起对局申请，没想到对方居然同意了——

于是，在当时的“清风”，便俨然出现了这么一番奇景：段级位最低的18K棋手与段级位最高的9D高手对决。

当时“清风”业已萧条，但这盘棋仍吸引了许多用户围观，棋盘一侧的用户列表里，乌泱泱全是观战者的ID。我下网棋至今，绝大多数时候是没观众的；而有那么多人围观我下棋，委实把我兴奋得不行。而这一幕如果平移到线下，也许会是这么一番奇景：在某个棋社，一名连级位证书都没有的少年突然坐到了某个镇社高手的对面，随后其他棋友纷纷放下手中的棋子，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过来；虽说应观棋不语，但围观者们仍旧交头接耳。在我的围棋生涯里，如此阵仗仅此一回，而所谓江湖气息莫过于

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，《长安的荔枝》也正式开播，很久没看到这样的电视剧。

大唐天宝十三载，长安城上林署小吏李善德摇身一变成了“荔枝使”，要为贵妃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到长安。之所以愿意接下这一任务，是因为同僚欺瞒，以为要采办的是“荔枝煎”，殊不知圣旨写的是“荔枝鲜”。

都知荔枝“一日色变，两日香变，三日味变”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，别说唐朝难办，就是到了清代，皇帝想吃上鲜荔枝也并非易事。据清宫档案《哈密瓜蜜荔枝底簿》记载，乾隆二十五年某个夏日，宫中收获了36颗鲜荔枝，乾隆爷拿出10颗供奉，剩下的分给了皇太后2颗、皇后1颗、令贵妃1颗，自己则留下7颗。

在没有冷链技术的古代，想一饱鲜荔枝口福，估计只能像苏东坡那样——被流放。当年他被流放到惠州，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名句。苏东坡在惠州创制东坡肉，在惠州荔枝吃个够，流放到儋州还写《食蚝》，吃货在哪儿都能找到乐子！

虽然现在海南、广西等地也都种荔枝，但广东才是实打实的“中国荔乡”。

岭南人什么时候吃上荔枝的呢？广州著名的越秀公园对面有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南越国宫署遗址。文物部门对其挖掘和保护，在南越宫苑J264水井中出土了荔枝果核，也证实了“岭南果王”穿越千年的历史。

广东省现在拥有300多个荔枝品种，5月上旬茂名的妃子笑上市，7月下旬汕尾的凤山红灯笼收官，广东人每年至少拥有3个月甜蜜期。

鲜荔枝太多，根本吃不完，于是粤菜大厨们创制出很多荔枝菜。比如李善德以为要采办的“荔枝煎”，就是将新鲜荔枝剥去外壳和果核，用未经稀释的原蜜浸渍，再用蜂蜡密封制成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荔枝蜜饯。这个季节到广东，很容易吃到荔枝咕啫肉、五彩荔枝球、荔枝糯米糍……这些都是以荔枝肉为食材的美味。其实广东还有一个传统菜式，是用荔枝木烤排骨、烤叉烧、烤烧鹅……而我最爱的，莫过于珠海斗门大赤坎肥仔强的叉烧排骨了！

2018年第一次去珠海，好客的朋友驱

车一个多小时，带我上了高速，穿越了中山市，经过了很多养殖海鲈鱼的水田和成片的荔枝林，才终于抵达斗门镇的大赤坎村，肥仔强的店就坐落在村中心的篮球场边。白色瓷砖外立面，上下两层，一楼是后厨和收银台，二楼平台上搭了墨绿色帆布长棚，草率地扔了几张圆桌，就算是餐厅了。那时的肥仔强和很多正宗的粤食小店一样，只有四个当家菜——荔枝木烤叉烧、荔枝木烤排骨、蒜末蚬子、蒜末炒通菜。一会儿朋友从楼下端来两盆肉，我夹起一块叉烧扔进嘴，肥瘦相间，甜而不腻，还有一股混合着烟味的焦脆感，回甘是果香味，太好吃了！据说这家烧腊店已有百年历史。第三代传人叫赵自强，他爷爷叫赵池大，民国初年通过“卖猪仔”的方式到南洋当童工，就是学做烧腊。赵池大很聪明，独创出一种酱料配方，后来自己在菲律宾开店，主营叉烧饭、叉烧包、叉烧酥，同时外卖叉烧排骨，在马尼拉的华人圈小有名气。多年后回乡成婚，婚后就在大赤坎专心做起烧腊，一传就是三代。

## 岭南的荔枝与荔枝木

陶妍妍

2022年夏天，朋友一家也去珠海玩，我给列出的清单里就有大赤坎的烧腊，结果他们在村里绕得晕头转向，一直到下午一点才找到篮球场，给我打了五分钟视频电话，问到底在哪儿。肥仔强的老婆从屋内的躺椅上爬起来喊：“中午就没啦，订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”

去年暑假我们一家去珠海玩，我又列了吃烧腊的行程，结果导航直接导致到村外一家5层楼的大饭店，一进大厅就惊呆了，足足有100桌，满坑满谷全是人。我们向店员打听才知，这家店是肥仔强的儿子开的，大赤坎烧腊现在是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而肥仔强和老伴还是守着村里的老店。肥仔强一直在放赵自强的专访，这才知道肥仔强的烧腊要放在瓦缸里用明火烤，猪肉和酱料当然重要，但干荔枝柴必不可少，燃烧的荔枝柴烟熏到肉的表面，才能齿颊留香。

新店也很好吃，但我还是怀念第一次在老店吃到的叉烧，有点糊，还有股子烟味，于是吃完后又摸进了村。肥仔强已歇业，他老婆躺在店里的竹椅上，绿色吊扇幽幽地转着，仿佛时间从未流走。

此——天南地北、素昧平生的棋友，因缘分相聚在同一间对局室。

我隐约记得当时自己心态颇为放松，因为并不指望真的能赢。但下着下着，我发现自己其实完全能够与之之一战。如今想来，这也颇为正常——由于“清风”衰落，用户纷纷迁移，还活跃在这个区域的高段棋手平均实力大打折扣，因此我和这位9D之间在棋力上未必相差悬殊。而当原以为的必败之局居然下成了五五开，我在心态上便愈战愈勇，求胜之心愈发迫切。而当我获胜时，整个对局室都炸开了锅。还没从胜利的狂喜中回过神来，对

手再次对局申请，无疑是想报复。我当然可以拒绝，将18K零封9D的成果落袋为安，但当时我却选择接战——2:0。

倘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对那位9D而言，这是一场施虐。随后这位9D离开了对局室，而我则迎来了围棋生涯最高光的时刻。学棋十多年来，下棋近三十年，

我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围棋爱好者。这两盘发生于“清风”围棋平台关停前夕的对局虽然棋谱已佚，却是属于我个人的传奇。所谓传奇，或者高光时刻，不一定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，也可能是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，但足以快慰平生——

为写《汲古斋传奇》采访、搜集素材时，我照例想穷尽有关汲古斋的种种，把其中值得一写的都写进书里。所以，当书出版后的某一天，斋主杨育新突然想起还有这么一批墨迹，欣欣然翻出来献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沮丧。这些本该是某些章岁的插图啊！92岁的钱君匋先生题的“名家印谱”，我在一本剪报的封面上见过。贴满印花的剪报是孤本，早已被翻得边角磨损。我随手拍下的封面，字迹漫漶，看着像煞文物，作为插图用在了书里，效果格外好。征集名家篆刻的约稿信，钱老说：“只有邵洛羊好写。”81岁的邵洛羊先生一挥而就《方寸小，天地大》，还应杨育新之约用小楷抄录全文。但当时只拍了照送过来，待2000年汲古斋重新开张，才作为贺礼送给斋主。如此细节，很用心，很老上海。

这批被我命名为“遗珠”的书法中，还有高式熊、张景祥、蔡国声、童衍方、刘一闻、陆康等名家作品。奇特的是，署名韩天衡的那幅，以行人篆，且只起了个头，后面的文章及书法均出自早期汲古斋“才子”周京生之手笔……汲古斋“劳模”觉翁的作品，也饶有趣味，按下不表，留个悬念。

字里行间，各有千秋。令人想起老画家颜华有言：“一个画家，诗书画印都要会。”他曾问老友讨回早年送出的画，理由是“字不好”。他治的古玩斋斋印，三面边款都是自创文字。他还作有藏头诗：“古五万品非吾有，玩浸珍尤志莫熏。宝物原知烟过眼，斋藏诗卷蕴清芬。”蒙了近30年的岁月包浆，这些名家墨迹即将与汲古斋藏古玩宝斋百家印一起出版，可喜可贺。

众人合集，好比竞技场——作文比赛、书法比赛、篆刻比赛。读者诸君，披览之际一窥高下，不亦快哉！

## 遗珠

潘真

## 雅玩

漏，滴水刃上，錫屑青灰，遇水化作远山雾霭。见璜形初现，大气不敢出，稍不慎即前功尽毁。

室外春雨泠泠，室内碎玉翻飞。禅音里运刀如抚琴，深浅轻重皆循玉脉，不数日，残镯终成玉璜之形，心头一阵窃喜。磨璜，愈加考究雕刻人之心性，勿急、勿躁，如履薄冰，似临大敌。待薄片透映，流转虹光，玉璜方小成。

最是薄片断口，怎生雕琢？辗转反侧，徘徊中庭，信手翻书，忽忆战国曾侯乙墓，出土素面玉璜，光素远胜繁纹，方知绝顶技艺，便是顺天人、巧借天工。遂依青玉本色，雕作卷草纹。次日，观断裂处，如有藤蔓舒展，一时信心倍增。取

玉璜，置案几，以浅浮雕之技，阴线琢龙纹于轮廓，刻饰细微，纹饰浮凸，渐显苍龙驾云之态。

由是玉璜大成。

玉璜穿孔，弃用俗世镶金银扣法，因感念“制芡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语，特选五色丝绦，捻入金蕾丝，添玉珠数颗，编而为绳，佩于项。

翌日茶会，佩璜而至，有识者惊叹：“好个玉璜，更胜完镯！”闻言，一座皆惊。

## 旧年清音

徐华敏

刻人之心性，勿急、勿躁，如履薄冰，似临大敌。待薄片透映，流转虹光，玉璜方小成。

玉璜，置案几，以浅浮雕之技，阴线琢龙纹于轮廓，刻饰细微，纹饰浮凸，渐显苍龙驾云之态。